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5月8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小宁

一把剪刀撑起半个家

□张淑倩

我母亲创业时，已过而立之年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刚刚有个体经营，母亲便骑着二八大轮自行车，到市里摆摊给别人做衣服挣钱。

母亲出生在1949年，心灵手巧且很要强。她有三个哥哥，后来又有了弟弟，是家里唯一的女孩。但她十岁时就没了娘，十几岁时奶奶也去世了，她就开始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，不会的家务活就向邻居的婶子大娘请教，不到20岁就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和做针线活的好手艺。母亲对弟弟非常疼爱，一直照顾他到结婚生子。

她和父亲结婚后，仍是吃苦耐劳。在生产队时期，早晚有活从不落在别人后面，专拣脏活累活干，还干过代理生产队长。当时父亲在外地教学，她一人在家带着我们姐弟三人，每年挣的公分还有结余，能分到十几块钱。冬季生产队里没有活时，她就把一家人一年穿的衣服鞋袜都做好。

后来，母亲和父亲商量想学裁剪给人家做衣服挣钱。父亲打听到邻村有人教裁剪，晚上下班后就陪母亲去上课。听了一次课后，父亲发现那位老师是照着一本裁剪书教的，于是去书店买了一本回来。父亲是中学老师，每天晚上回家就给小学三年级水平的母亲讲书里的内容。裁剪公式会用到分数，母亲没学过，父亲就先讲数学知识，再讲裁剪公式，还在地上画图教母亲。想来那时的母亲学习非常努力，一本书学完，她对裁剪知识已经了然于胸，给父亲裁剪了一件衣服试手后，就毅然决然开始创业了。

几经周转，母亲终于在早期的教育局仪器站大门外找到了一个地方，支起了露天摊子，开启了裁剪生意。等和附近传达室的人熟络后，她晚上就把裁剪的大板子、锁边机等用品放在那里。当年我们村离市里的路有七八公里且都没有硬化，一下雨下雪就很泥泞，非常难走。母亲每

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出门干活，晚上很晚才到家，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口热乎饭。母亲的手又粗又大，由于常年握剪刀大拇指长了厚厚的茧，脸晒得黝黑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她两岁的父亲还显老。

经过几年的努力和积累，母亲的手艺越来越好，她尤其善于做特殊体形的衣服。那时大街上流行好看的衣服，母亲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做。顾客有时说不出要做什么样式的衣服，就在街上指给我母亲看，她看一眼就能完美做出来。渐渐地，慕名来找我母亲做衣服的人络绎不绝，甚至在当时的潍坊还小有名气。

母亲手艺好，信誉更好。有一天很忙，晚上回到家时，发现绑在自行车后座的一包袱新衣料丢了，来回找了好几趟都没找到，那可都是顾客的啊。后来，母亲凭着记忆去商场把那些料子买回来，实在记不起来的赔钱给人家。此后，母亲就让父亲做了一个大木头箱子，把衣服和料子都放在里面，这样衣服是保险了，可她的自行车上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大箱子。就这样，任劳任怨的母亲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到市里，再从市里到家里，一骑就是十几年。

1995年，母亲在一家商场租了两节柜台，开始专门做旗袍。她做的旗袍与南方师傅不相上下。几年后，我们姐弟三人相继结婚生子，为了照顾孙辈，母亲才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剪刀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在本应该享清福的时候，母亲却因病早逝，享年66岁。

母亲的一生勤奋好学、吃苦耐劳、先人后己、孝敬老人，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每个人的母亲都是一本书，尤其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孩子多，物资匮乏，能干要强的母亲，更是一部坎坷励志的大部头。

今年是我母亲去世十周年，值此母亲节来临之际，写此文悼念，愿她安息！

母亲的视角

□肖刚

五月的暖风轻轻一吹，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便纷纷绽放了，丹河岸边的那片玫瑰园开成了花海，一朵朵争奇斗艳的花儿美不胜收，吸引来了无数游客。

儿子在花丛里开心地支棱着小脑袋，妻子举着相机，不停地为他拍照。“太漂亮了！”踏上归途，我仍有些意犹未尽。“是很好看。”妻子淡淡地回应着，手却一直摆弄着相机。“特别是中间那片红玫瑰，像火把一样绵延成一片，真是太耀眼了！”我的语调里明显带着一丝激动。“嗯嗯。”妻并没有抬头。“难道你就没有被惊艳到？”我有些不满，妻没有接话。忽然，她兴奋地笑了起来：“你瞧，这张照得多好，宝贝笑得好欢实啊！”原来，一个母亲的视角就是这么独特，这美丽的花海在妻的眼里只不过是还算不错的背景和陪衬，儿子的笑脸才是她心中最美的花。

望着走在前面的妻儿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几桩往事。

那一年，母亲第一次来我读大学的城市探望我，我在学校的大门口迎接她，然后去附近的餐馆吃饭。吃饭时，我问母亲，我们学校的大门气派不。要知道，这所百年名校的校门可是许多人眼中神圣的标志！不想，母亲只是望望我，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当时只注意到你黑了瘦了，没顾上看。”我一时有些语塞，原来，母亲当时的视线里只有她的儿子。

结婚前，我曾相过几次亲，都没啥感觉，母亲也没说过什么。最后一次，姑娘走后，母亲却笑着说：“就是她了。”也没见这姑娘有啥特别，我不解地问母亲，她笑而不语。跟姑娘接触过几次后，互相感觉很不错，母亲才道：“初次见面，我就发现姑娘的眼神里有一股温情，再就是我们刚刚搬了新居，装修得还算不错，但姑娘只在看到厨房时眼睛明显地亮了一下……”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母亲的眼光，妻不仅勤劳能干，而且善良贤惠。母亲用她独特的视角为我挑选了一位如意伴侣，没想到一位母亲为了儿子的幸福，心思可以细到如此程度。

上班后，我每次去看望母亲，她都很高兴，为我做一大桌子好菜。但有一次，我一进门，母亲就吃了一惊。“没事吧？”她颤声问，直到确定我没事才放心下来。原来，是因为我那次出差时间较长，一副风尘仆仆、胡子拉碴的样子，自然是引起了母亲的恐慌。到那时才明白，在母亲的眼里，并不期望儿子有多大出息，平安顺遂才是她最大的心愿。

又想到了妻，这世上的母亲应都如此吧。或许她们并不自知，但她们的视角都如聚焦的镜头，装满孩子的健康、幸福和平安。

师生情

□孙友方

我的教学生涯至今已满30年，看着与我年龄差越来越大的学生可爱的脸庞，回忆起几件毕业后的学生与我邂逅的趣事。

1998年，那时我还在镇上教学。一个周末，我骑车到镇上赶集。忽然，一位卖菜的小姑娘把自己摊位上的豆角都装起来往我的车筐里塞。她满脸通红，看得出来有些腼腆。我觉得她应该是我曾经的学生，但想不起她的名字，她慌我也慌。最终，在我落荒而逃的路上被她追上，车筐里塞了两把嫩绿的豆角。在满集市卖菜人笑呵呵的注视下，我拿着还不回去的豆角，竟忘了问那学生的名字。

2006年，我已经考选到别的学校工作。同样是周末，我到超市买酱油，一位销售员姑娘主动和我攀谈起来。“买这个酱油吧，这是零添加的，质量不错，还有赠品！”“我要的不是赠品，关键看酱油的品质，质量不好有赠品也不买。”姑娘忽然不说话了，看着我只笑。“您在马店当老师吧？”她的一句话让我猛然惊醒：“你是我学生？”她的变化太大，我记不起来了，有些尴尬。“我是在‘交谈’中观察才确定是您的，和课堂上您的风采一样！老师，买一赠一，上学的时候，您课后给我们补课赠给我们的多了去了。”她爽朗地笑了。最后，我买了零添加酱油，支持了学生的工作，当然我收获的远远比那赠品更多。

第三个故事发生在2017年，那时我借调到东风学校，早上需要值班。有一天早上，一位中年男子盯着我在路边徘徊好久才离去。我虽心生蹊跷，但无暇深究。转年我回到原来的学校，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：“一位朋友让我问您，还记得卫伟同学吗？”听到这个名字，我脑海中出现一名学生：人很憨厚，话不多，学习不是很出色，但班里工作很积极，经常帮助老师，应该就是他。“记得，记得！”当晚，卫伟就约了我和其他几名同学欢聚，情酣耳热之余，大家感慨20多年后在离乡镇老家一百多里的潍坊相聚，我更感慨于我和卫伟以这种“传奇”的方式相见。他说那天早晨看到我，但不敢相认，后来在东风学校名师宣传栏看到我的照片才确认，然后多方打听找到我。“老师，我知道自己当年学习不优秀，但您从没让我感觉自己是差生。谢谢您！”我感慨万千，持杯一饮而尽。

如今，我每天都在教学工作中幸福耕耘，善待遇到的每一名同学，尊重他们每个人小小的疑问和想法，和他们共沐在成长的阳光中。我想，珍惜现在拥有的远比以后邂逅更让人心安。每当想念我的学生们，耳畔就回荡起《传奇》的旋律：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……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……